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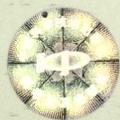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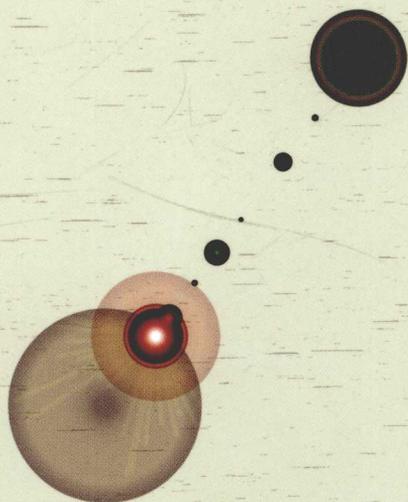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译著系列

# 科学光环下的骗局

## ——俄罗斯伪科学透视

[俄] 爱·帕·克鲁格利亚科夫 著  
赵连芳 孙黎明 译  
尹霖 杨卫华  
高增训 赵连芳 校订



科学普及出版社

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译著系列

# 科学光环下的骗局

——俄罗斯伪科学透视

[俄] 爱·帕·克鲁格利亚科夫 著

赵连芳 孙黎明 译  
尹 霖 杨卫华  
高增训 赵连芳 校订

科学普及出版社

· 北 京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光环下的骗局:俄罗斯伪科学透视/(俄罗斯)克鲁格利亚科夫著;赵连芳等译. —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9.6

ISBN 978-7-110-07103-8

I. 科… II. ①克…②赵… III. 伪科学-批判-俄罗斯 IV. N0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1894 号

自 2006 年 4 月起本社图书封面均贴有防伪标志,未贴防伪标志的为盗版图书。

© Кругляков Э. П. ", 2008. Впервы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Кругляков Э. П. " Ученые " с большой дороги-2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м "Наука" в 2005.

© Э. П. 克鲁格利亚科夫, 2007 年。俄罗斯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学院出版中心 2005 年以俄文《“Ученые” с большой дороги-2》书名首次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1-2009-2719

责任编辑 郑洪炜 李 剑

封面设计 世纪佳想

责任校对 刘红岩

责任印制 王 沛

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010-62173865 传真:010-62179148

<http://www.kjpbbooks.com.cn>

科学普及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6.75 字数:305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 册 定价:35.00 元

ISBN 978-7-110-07103-8/N·120

---

(凡购买本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  
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科学光环下的骗局》，是俄罗斯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俄罗斯科学院反伪科学与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核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爱·帕·克鲁格利亚科夫的新作。书中介绍了苏联解体、新俄罗斯成立之初，俄罗斯伪科学泛滥的相关情况和专家学者是怎样与其作斗争的。

1998年，俄罗斯科学院成立了反伪科学与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以克鲁格利亚科夫院士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开始有组织地与伪科学进行斗争。他们勇敢地在电视台、电台和报刊等媒体上揭露俄罗斯国内伪科学骗子的行径，积极呼吁国家制定反伪科学相关措施，引导人们正确区分科学与伪科学，帮助人们提高识别能力，防止上当受骗。他们所做的一切对于促进俄罗斯社会的和谐与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

克鲁格利亚科夫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突出代表。他的文章相继在比利时、匈牙利、德国、西班牙和美国发表。

2007年10月，克鲁格利亚科夫院士来北京参加了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的“科学探索与人类福祉”国际研讨会。会议期间，他把这本书赠予中国科普研究所，并同意在中国翻译和出版。

克鲁格利亚科夫院士在《科学光环下的骗局》一书中，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物理学等方面深奥的理论和知识，因此，它也是一本很好的科普读物。该书在俄罗斯出版后，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广泛欢迎。

中国科普研究所在科普理论研究中认识到，揭露反科学、伪科学和超常现象是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一条重要战线。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积极倡导理性的探索精神。因此立项，支

持赵连芳副译审组织有关人员翻译出版了这本书。

由于语言文化和学术交流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对俄罗斯国内反伪科学方面的情况知之甚少。因此,本书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学者有借鉴意义,也能使中国的读者更多地认识俄罗斯科学家,在了解他们与伪科学、反科学和超常现象作斗争的艰难经历和过程的同时,既能增长知识,又能扩大眼界。因为,国内一些知名学者也在同中国的伪科学势力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2008年11月

#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摆在你们面前的这本书是我关于伪科学最新一本书的中译本。乍看上去，它对一般人有点遥远，关系不大。但不要急于下这个结论。本书在俄罗斯非常畅销，原因是书中列举许多事实，说明骗子们如何把手伸向老年患者的钱包，如何欺骗商人和国家。阅读本书可以使人们抛弃早就存在的（至少在俄罗斯是这样的）观点：盲目相信报纸和电视上报道的一切。

我不想细说科学与伪科学的区别。简单地说，科学的目的在于让人们理解我们周围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把已经得到的科学知识用于人的福祉。至于伪科学，它不会产生任何知识，其基本目的是利用明显的欺骗和造假，制造貌似科学的假象，以便在这个基础上为伪学者个人带来好处。亲爱的读者，这里也有你们的钱。

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市场关系时代的来临，出现了很多骗子，他们承诺可以治愈目前现代医学还无法医治的一些疾病。他们经常以科学的名义做这些与科学毫无关系的事：有的骗子企图兜售能效系数超过100%的发电机；有的骗子混到国家最高领导人身边……你们面前的这本书，介绍了伪科学的种种表现。我不能说，伪科学仅仅在俄罗斯猖獗。我知道的很多事例说明，伪科学的影响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扩大，甚至是在发达国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07年10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科学探索与人类福祉”国际会议并非偶然。伪科学扩张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本书的读者要抓住最重要的东西，即伪科学以什么样的方式活动，它如何骗人以及我们如何使自己不上当受骗。还有一点：本书还可以帮助读者返回批判思维。

这种思维建立在使用逻辑分析任何现象的基础上。批判思维是对神秘主义、迷信和超正常信仰的强大解毒剂。

我的每一本新书出版后身边都会出现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他们给我写信,将自己的想法告诉我,有些是很珍贵的。遗憾的是我不能一一回复。借此机会,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对他们的支持表示真诚的感谢。

爱·帕·克鲁格利亚科夫

2008年11月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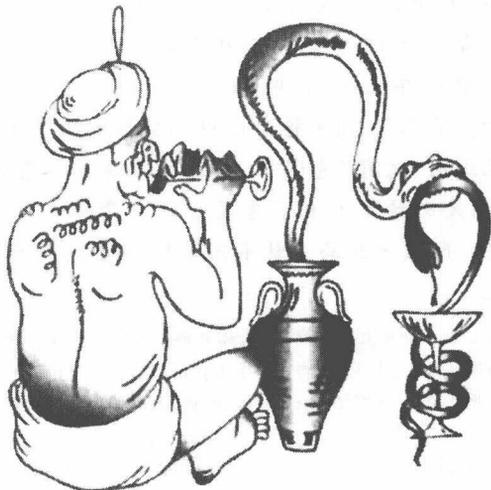
于新西伯利亚

## 卷首语

本书是介绍俄罗斯伪科学状况的。读者拿起它时,可能会说,科学与伪科学,与我无关。亲爱的读者,您别着急!书的内容涉及每个人,您试着读下去,很快就会明白一切。

苏联解体时,国家事实上对老百姓放任自流。大量居民变得贫困,对未来缺乏信心。社会混乱,动荡不安。在类似形势下,人们开始渴望奇迹。所有这些都为新的宫廷奸党的新进攻创造了良好条件。

笔者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章和访谈录,列举了不少束缚俄罗斯的蒙昧主义事例。但生活没有停滞不前,它会增添新的内容。笔者1997年发现的、仅仅在自己的文章中提过的那个小骗子,现已发迹,在解决重大问题。今天,大家都听说过花大钱能使别斯兰恐怖事件遇难的儿童“起死回生”的恶劣诈骗。这起诈骗的主谋是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格



拉博沃伊。他还做其他事情——给国防部和紧急情况部预测灾难,为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咨询。似乎少了他俄罗斯国防就垮台了。他大言不惭地说:“他们让我在安全委员会监督俄罗斯所有的核系统——固定的和移动的……从那时起,我就控制着它们。”既然格拉博沃伊已经成为耶稣基督、佛祖、

穆罕默德、奇阿普斯<sup>①</sup>、阿特拉斯<sup>②</sup>、亚历山大·涅夫斯基<sup>③</sup>和亚历山大大帝<sup>④</sup>的化身,我们就可以认为,国家的核安全已经掌握在可靠的人手里。的确,格拉博沃伊先生时而又放下全人类性质的问题。前不久,他建立了连赫拉克勒斯也难以建立的功勋:用超常意念阻止了美国核弹的自发起飞;避免了地球与陨星碰撞的威胁;制止了保加利亚科兹洛杜伊核电站事故,使地球上的生灵免遭涂炭。但他未能阻止别斯兰恐怖事件。当时,正好有两颗卫星脱离轨道,他只能全力以赴去抓它们……还可以继续列举格拉博沃伊的“丰功伟绩”,但这些似乎已经足够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现象呢?是一种违背医学常规的招摇撞骗或者是其他什么?笔者认为尽管以上所写的荒诞离奇,但“还有点别的什么”——这是最可能的解释。笔者想指出,格拉博沃伊是多如牛毛的蹩脚研究院的成员。但这是否意味着,误入这些研究院的德高望重的学者应该离开这些研究院?笔者认为,正是时候。我们接着往下说。

占星术、神秘主义、通灵术、萨满教和其他反科学观点充斥着报纸和杂志。七代(!)祖传巫师的后裔、“高级魔法院士”、“受过40个层次教育的未卜先知者的后裔”、“高级祖传魔法师的后裔”等骗子不知道从什么缝隙里钻出来,其目的是进行蒙昧无知的、并非无私的欺骗。遗憾的是电视台帮助了这些新骗子。它们最初的“处女作”出现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当丘马克和卡什皮罗夫斯基之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人们简直屏住了呼吸。T·和II·格洛巴夫妇(现在已经是前夫妇)也不甘落后,他们根据占星术认定苏联是永存的。即使这样,也没有人为这事去责怪他们。拉倒吧,已经解体了……II·格洛巴还预言说,戈尔巴乔夫会将苏联领导到1996年,同样也没有人想起这句话。我们的人民就是这样宽宏大量!前不久,II·格洛巴继续频繁地在电视上大谈自己的天文预测。有人说他现正在“教育”德国人,给他们上课。尽管他的工作很复杂,但任务是不变的:虚构天文预测并且不重复。他对竞争者特别在意,弄不好他们就甭想有好日子过。阿兰·丘马克就不同了!顺便提一下,现在他还时不时在

---

① 奇阿普斯:古埃及有个神乎其神的传说:古埃及建造奇阿普斯金字塔的时候(约在公元前2800年),有一个埃及奴隶,身高体壮,力大无比,能够一个人搬动建造金字塔的青石块。——译者注

② 阿特拉斯,或译亚特拉斯(希腊语:Ατλας),是希腊神话里的擎天神,是泰坦巨神的一族。他被宙斯降罪来用双肩支撑苍天。——译者注

③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大公雅罗斯拉夫·弗谢沃洛多维奇的儿子,民族英雄。1236年,他被选为诺夫哥罗德公爵。他与瑞典侵略者和德意志立窝尼亚骑士团的斗争,使俄罗斯的西北部地区免于被西方天主教国家征服。——译者注

④ 亚历山大大帝:世界古代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3年中,以其雄才大略,东征西讨,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庞大帝国。——译者注



电视上露面。他的工作很简单：盯着电视摄像机，用手比划比划。几分钟后，就给在游戏开始前放在每位电视观众面前的水“发了功”（本书所指的发功，也可以译为补充能量——译者注）。有一次，丘马克先生还给《莫斯科晚报》“发功”，这期报纸很快销售一空。后来一家生产奶酪的公司请他给奶酪“发功”。还有人说，他能将伏特加变成水。说实在的，这个不是很有意思。干吗要白白糟蹋伏特加？什么时候把水变成伏特加，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一句话，对他来说，他过够了吃白面包加黑鱼子酱的小康生活！

从前人们说，俄罗斯是世界上爱读书的国家，现在，这个“爱读书的国家”也不大读书了。当然，有些读者还记得20世纪初B·西勃鲁克关于著名美国物理学家的《罗伯特·伍德》一书。骗子们就是在那个时候使用给水发功的花招。丘马克先生因为剽窃“作者们”或是其追随者们的“成果”有可能受到法庭追究。小偷偷小偷偷，怎能让人不气愤！顺便提一句，今天的骗子也尤其关注水，一会儿改变水的“结构”，一会儿用专门的、可惜不存在的场处理水，甚至试图生产孩子们童话里的“起死回生水”和“神水”。

2005年5月，一家中央报纸给信息眼药水（ИЭО）刊登一篇短文，说这是“用纯净的饮用水，使用独特的设备，对人体健康细胞矩阵——‘健康矩阵’进行多阶段的无触点记录后生产”的。当然，这种“神水”是俄罗斯著名学者发明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点名。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这件事原本就是一个厚颜无耻的赤裸裸的骗局。俄罗斯“金字塔能之父”亚历山大·戈洛德大言不惭地宣称：“喝一口在金字塔里放过几小时的水，就能完全抗癌。”

笔者上边仅仅提到几个依靠坑蒙拐骗致富的“快手骗子”。骗子们的职业相当广泛。有用“加强意念”的方法偏离粒子束的,有改变放射性衰变速度的,有用价值不高的元素制作黄金和铂金的,也有专门与外星人联络的(有时是暧昧的联络)。这样的骗子举不胜举……

特别应该提到那些披着学者外衣的大骗子,他们用欺骗国家官员的手法(也可能是与他们狼狈为奸),为自己的“研究”攫取了可观的经费。

可惜事情变化甚微。20世纪初,罗伯特·伍德就识别各种通灵术士、未卜先知者以及披着学者外衣的骗子做了很多工作。他指出,骗子们通常“发明”一种不大的、精致的、借助某种花招运转的仪器,以此蒙骗资本家或国家给他们投资,作为“进行全面试验”的预付款。伍德认为,这两种人(他指的是除了公开的骗子以外还有真诚的上当受骗的人)并不陌生,同整个世界一样将永远存在。伍德教授没有机会观察这个过程的现代动态。所以,笔者要补充一句:真诚的上当受骗的人越来越少,而骗子却越来越多。

笔者顺便要提一下骗子们将手伸向国库的巧妙仪器,这种玩意儿同骗子一样多得是。您别以为,这方面让俄罗斯垄断了,即使在大受吹捧的西方也是如此。例如,在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担任法国总统期间,诈骗者得到了制造一种小仪器的资金。他们声称,该仪器在穿透所有场的过程中扫描地球,目的是探明哪里有石油。法国总统的反应是:“我对试验的印象……是完全否定的。”“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不再给试验划拨新的资金,尽可能追回花在没有效益项目上的投资。”

俄罗斯科学院反伪科学与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委员叶·布·亚历山德罗夫、维·拉·金茨堡和爱·帕·克鲁格利亚科夫院士在给前政府首脑叶·马·普里马科夫和俄罗斯总统弗·弗·普京的建议书中,有一条是关于对立项(特别是由国家拨款的、避开科学界的秘密立项)进行评估的建议。读者读本书时会惊讶地发现,俄罗斯的骗子们居然关注石油勘探,并在某些地方得到了国家经费。

缺乏新闻监督的媒体对这些蛊惑人心的反科学谬论进行了疯狂的炒作。无所不能的神人疯狂滋生,多半是媒体的责任。大量骗子围绕民间医学行骗。然而,很多职业医生对这种民间医学,甚至是“经典”的民间医学表示怀疑。神经外科医生O·卡尔杰利教授说:“在其他学科中,类似的词组(如‘民间物理学’)显得很荒谬。毫无疑问,很多世纪以来积累的一些方法简单有效,但如果涉及目前科学医学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某些重大问题,寄希望于祖传的方法没有根据。”骗子想让人知道,“矫正”并不存在的电生物人体场是民间医学。笔者对此还应补充的是,近年来出现了很多制作精美的广告,宣传毫无疗效的假医疗

器械,说它们包治百病,如艾滋病、癌症等。一种创纪录的“治疗仪”可以治疗350种疾病,使很多居民上当受骗。资深心理学家尤里·戈尔内就此指出:“民间总是企盼驱邪和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例如健康长寿水、起死回生水、神水和长生不老果之类的东西。至今在很多人的意识中还保留着这些美好的神话。因此,这种利用人类希望做文章的人太缺德。”

在媒体中泛滥的歪门邪说甚至影响到最高执政集团。20世纪90年代,占星师、特异功能者以及其他“专业”领域新出现的“学者”开始向国家杜马、强力部门,甚至向总统身边渗透。可以说,这种愚昧和骗术的传播不断增长,引起了科技界内外的愤慨。

细想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文化程度不高(顶多受过中等教育)的骗子会欺骗很多人?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现状崩溃,原有理想的破灭和缺乏新理想,导致精神绝望的人们幻想出现奇迹。伪学者在极度混乱的社会里乘虚而入,宫廷奸党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不学无术的骗子们一本正经地奢谈的东西,实际上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但就是用它们“解决”任何问题(治愈肿瘤疾病,用从物理真空中提取的能量生产大量能源,利用金字塔的“宇宙能”净化水,漫游过去与未来以及抗重力等)。在学者眼里,这些都是滑稽可笑的。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对科学的描述,就像哈哈镜里的人一样扭曲变形了。无所不能的骗子们都以“新科学”的名义说事,而科学的代表一般不能反驳,因为根本不让他们在报纸和电视上说话。

在这种状况下,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成立反伪科学与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成立于1998年11月。这个决议引起了伪科学阵营的愤怒。他们掀起了一个反对俄罗斯科学院、反对委员会以及委员会主席的宣传运动。其幕后指挥是自然科学院院士阿纳托利·叶夫根尼耶维奇·阿基莫夫及其主要助手兼理论家根纳季·伊万诺维奇·希波夫,他们的喉舌是数学博士JI·列斯科夫(这些人中间只有一位真正的数学博士)。

以前,笔者一直不理解,为什么一名学者要袒护伪学者。前不久才明白,这些先生们都有业务上的联系。三人都是一家公司的共同创始人。公司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开始以扭力诈骗赚钱。那时,阿基莫夫先生及其同伙以超级武器的承诺赚足了国防部的钱。用他们的话来说,苏联在这一武器领域领先西方国家15年(!?)。现在,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成功地将什么也不产生的扭力震荡器用于和平目的,从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那儿赚了很多钱。

伪学者没有白白地摇唇鼓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建立委员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委员会由非常权威的科学家和各学科的代表组成,其中有当之无



愧地被称为当代物理学泰斗的金茨堡院士、亚历山德罗夫院士、B·A·鲁巴科夫院士、弗·叶·福尔托夫院士和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B·B·布拉金斯基，笔者也是物理学家。委员们的工作方式灵活多样：向国家和部委领导人提意见和建议，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讲话，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访谈录和文章，上公开课和进行专家评估。应该特别指出，已经成立的委员会完全是一个社会组织，无权把任何人投进监狱，也不能使任何人丢掉工作。但是，它的出现使伪学者及其追随者们的日子开始不像20世纪90年代那么好过了。委员们总是在寻找一切机会出现在媒体中，向人们揭穿什么人怎样愚弄百姓。

亲爱的读者，您手里拿的这本书是笔者揭露伪科学骗子及其骗术的第三本书。1998年在新西伯利亚出版了笔者的第一本书——《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应该说，它受到了欢迎。以下是几段关于此书的评论。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B·布拉金斯基说：“渴望俄罗斯科学院出版社向作者提出要求和建议，补充新鲜事例，大量发行此书。如果俄罗斯政府能向所有官员推荐它，那就更好。”

金茨堡院士说：“这本评论风格的小册子的作者，为我们大家树立了与甚至在某些最高执政集团盛行的伪科学及愚昧积极斗争的榜样。”

天体物理学家B·苏尔金说：“丘马克和卡什皮罗夫斯基的说教对我没有起什么作用，但克鲁格利亚科夫院士的观点却说服了我。他的书蕴藏着合理的能量，使人们相信这是一个理性的开端，必须在公众意识中保护和巩固这个开端。”

记者P·诺特曼说：“克鲁格利亚科夫院士的书出版了，太好了，但有些姗姗来迟。不学无术的下流家伙们渗透力太强。他们早就在媒体、科研机构 and 高级机关建立了自己的堡垒。《我们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作者以诸多事例说明了这一点。”

书的序言是这样结尾的：“笔者希望本书不再继续。但这可能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只要愚昧主义在进攻……”2001年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笔者的第二本书——《偏离正道的“学者”》。看来不出续集不行了。

受媒体支持的为数众多的科学骗子，认为愚弄百姓、获取暴利可以不受惩罚。今天，有谁不知道媒体大肆吹嘘的量子治疗仪、包治百病的金字塔、“美吉福”和“伽玛-7”设备、神奇的钻石手镯、许多令人生疑的药品和受过并不存在的扭力场辐射的活化生态添加剂！不幸的老年患者从骗子手里买到的是不能治任何疾病的假药和治疗仪。

伪科学成功地控制了接近官方的权力集团。“军事占星师”打进了国防部，有特异功能的人在紧急情况部站住了脚。伪科学得到预算拨款的事件接二连三地被披露。这些事情出现的原因，其中一部分是因为腐败，另一部分是因为拨款决策者愚昧。国家委任的“科学中心”与科学根本不沾边，丢尽了人。

最近10年，伪科学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势力，试图与它所憎恨的俄罗斯科学院“对决”，“不屈不挠”地进行了一系列败坏科学声誉的活动。为了避免空口无凭，仅以几位伪科学典型人物的言论为例。

“20世纪90年代末期，正式的科学院科学的外围积累了大量事实、理论猜想、古怪的工艺，需要完整的、不带任何偏见的理解，这使很多学者期待在第三个千年之初出现新的科学模式……”他们太想要“新模式”了！

“我们生活和工作在一个艰难复杂的时代，对科学，特别是对物理学来说尤其如此。世界物理学和哲学的领军人物警告说，当代物理学及其基础的模式不行。”您要问为什么？伪科学是这样回答的：“研究人员好钻研的头脑，发现并提出了在现代科学框架内无法解释的许多令人惊讶的现象和思路。”他们就这样回答，撒谎都不脸红。

一位最著名的伪学者、自然科学院院士前不久写道（管它有用无用，先写了再说）：“毫无疑问，目前存在着心灵感应、凭空升腾、未卜先知和回溯幻觉，存在着在物理过程中起一定作用的意识能（有意思，这是什么东西？——克鲁格利

亚科夫注)。”在这个奇谈怪论之后,他作出了残酷的裁决:“正规科学落后于新的研究。”这是什么研究?还有一位“院士”宣称:“能量科研生产联合公司不久将试制第一个飞碟,其发动机原理是全新的——不使用反作用推力。”换句话说,就是依靠内力实现运动。这违反了科学证实的原理。就算科学处于真正的迷茫阶段,崭露头角的天才实现了转折。那么,那个好得不能再好的飞碟在哪里呢?要知道,自从提出此事到现在已经过去近10个年头!什么也没有!这纯粹是欺诈行为。顺便说一句,能量公司的头头们绝对否认这个事实,否认公司作过类似的研究。您以为,这是伪科学欺骗人民的唯一的事件吗?当然不是。读者可以从书中找到不少骗人的事例。我们接着往下看。

“现在,在20世纪末,基础科学、理论科学、实验科学和公认的科学模式都呈现危机。自然界呈现的无法解释现象的实验过程,其数量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他们为什么要厌恶这个“公认的科学模式?”

世界科学界已有准确清楚地区分科学与伪科学的方法。对此笔者不想细谈,以免读者腻味,但想指出,判断一项成果是否有科学性,其标准是它能否被其他研究者再现和证实。无论一项成果怎样轰动一时,但如果它与现在的科学概念矛盾,没有被其他独立的科研机构证实,都不能被认为是科学成果。显然,伪科学不满意这个标准。“迄今为止,19世纪的实验教条仍在广泛应用——公认的‘科学’的方法论是,不管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得到的实验结果,必须保证这一结果的可重复性。”如果取消了这个“教条”,伪科学的好日子就来了。笔者认为,无须继续评论,读者也会明白。至于科学的危机,特别是伪学者经常挂在嘴边的物理学的危机,笔者要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若尔斯·阿尔费罗夫的话:“没有爆炸的先决条件,没有发现量子物理学危机。严格地讲,物理王国目前一切平静。”

作为委员会主席和上面提到的几本书的作者,笔者收到很多来信。从中可以看出,委员会的工作得到大多数读者、听众和电视观众的支持,遗憾的是不能一一回复,因此,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歉意。下面是一些信件的摘录:

“这本书终于出版了,非常感谢作者。您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知道什么叫‘健康思维’。”

“很明显,您所担心的神秘主义在媒体上到处传播,主要是神秘主义以科学的名义见风使舵、学术造假,已经被大家理解。您作为政论家、组织者、俄罗斯科学院反伪科学与科学研究造假委员会主席,您的积极性令人赞赏和敬佩。”读者提到的神秘主义,前不久包围着我们这个文明社会。对于很多官员来说,它是太合适不过了,因为用不着为自己的玩忽职守承担任何责任,因为人的命运及其行为受外界势力左右。“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后出现了一些“学者”,把

伪科学与神秘主义搅和在一起糊弄人，说什么对“库尔斯克”号的命运，谁都没有过错，都是行星闹的。瞧吧，他们在军队里找到了更高层次的支持这种“研究”的人。

“完全赞同您对伪科学的观点……对您所做的一切表示敬意和钦佩。”

“实际上，对于那些对此感兴趣的人来说，您的文章成为了解经典科学的唯一途径……不论形势多么严峻，祝您一切都好！您确实是唯一一位将科学流窜抢劫犯批得体无完肤的人！”

“谢谢您做了这件必须做的大事。”

当然，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令人高兴。但要战胜伪科学，仅有读者道义上的支持还不够，因为伪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现象，给科学和教育带来了危险，并涉及媒体。一位读者并非偶然地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不觉得应该转向更加积极的行动吗？”另一位读者甚至向我推荐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也许应该建立一个与歪理邪说斗争的社会组织……特别要起诉那些诋毁俄罗斯科学并给国家带来危害的文章的作者。不仅要反驳他们，而且要让他们赔偿对社会造成的精神（道义）损失……这样的组织、基金会，甚至政党（缴纳党费的）在科技知识分子中间必然会受到欢迎，因为他们知道，国家正在加速向中世纪倒退。”

当然，一些伪学者及其支持者也给我和委员会写过信。为了公正起见，也应该摘录几段。

“又用上了逐渐被忘却的标签——‘伪科学’……领导这个运动的核物理学家、院士，总是把地球宇宙防护领域的所有研究称之为伪科学。”这是一位女记者用笔名写的。看来，这纯粹是谎言！我在任何一次发言中都没表示过支持还是反对“宇宙盾牌”。这是记者不诚实的例子。

下面是一位伪学者的反驳：“曾几何时，这些科学的保护神曾经炮轰遗传学和控制论。是的，今天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扭力场存在，但宇宙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宇宙现象也是无限的，其中就有我们没有认识到的。”这位先生的逻辑是多么出色！既然宇宙是无限的，那么，就一定能够找到扭力场存在的证据！既然能够找到，也绝不会因为宇宙的无限大而不知从哪儿找起。

某位伊琳娜在互联网上气愤地说：“正是像克鲁格利亚科夫这样的人阻碍着科学发展的进程。让他像穆尔达舍夫<sup>①</sup>那样去一趟西藏，他就会说……”笔者不知道自己怎么惹怒了伊琳娜。我从未从事过穆尔达舍夫先生那样的“创造”，今后也不会。只要摘录一段这位“科学大师”的文字就足以明白，我们在和谁打

---

<sup>①</sup> 穆尔达舍夫，2005年5~6月的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先后5期刊登文章说，1999年8~10月俄罗斯“学者”在中国西藏考察。——译者注

交道。下面是穆尔达舍夫一口气讲的一段话：“当北极位于卡伊拉斯山地区，星球有另一种磁结构时，3.33这个数难道不是代表当时地球生命的古代数值 $\pi$ 吗？”时至今日， $\pi$ 仍然是一个纯粹的数学数值，表示圆周长与直径之比。就这些！有关地轴位置和“另一个磁结构”的说法只能表明穆尔达舍夫先生是多么愚昧。如果是克鲁格利亚科夫阻碍了类似科学发展的进程，那他就在做一件大好事。

有一位反对者的话太让我引以为荣了。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他们是用‘全世界’的名义写文章，特别是克鲁格利亚科夫对自己论敌的答复……他未必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收集到自己需要的信息，检验一切并写出文章……很可能是克鲁格利亚科夫作为委员会主席，有人替他写文章，他只是在下面署名罢了。”应该说，所有文章都是我自己写的。如果材料是由几个人共同准备的，那就署上大家的名字。我们有很多信件、文章和其他材料是署了2位、3位、4位甚至是12位作者的名字。在委员会成员的文章中，有时也没有我的名字。因此，上边那位先生所说的是不正确的。

我已经说过，建立委员会确实让伪学者及其追随者感觉不踏实。他们给委员会戴了各种大帽子，如“李森科习气复发”、“宗教法庭”、“巫婆”等。至于委员会主席，则被冠以托尔克马达<sup>①</sup>和大宗教裁判官的头衔。

他们在哪些方面诬陷委员会？我已经提到了，例如我们“炮轰过遗传学和控制论”。一位颇具观察力的女记者猜到了：“委员会如此积极地与伪科学斗争，是因为当代年轻的非正统的学者们的新发现能够彻底动摇基础科学的所有准则。”

最后一种说法（如果不是心怀叵测）表明它完全不懂科学发展的逻辑和缺乏科学思维。设想“年轻的非正统的学者”真的创造了新理论，那么我在这里要让那位女记者伤心了——基础科学的准则是不会被推翻的！任何新的理论必须包括已有的知识。此外，新的理论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与老的理论一致。相关的例子众所周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低速时就变成了牛顿的经典力学。

现在来谈谈遗传学和控制论。金茨堡院士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压制先进科学最明显的例子，是布鲁诺被处以火刑（1600年），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审判（1633年）。它们都发生在教会主宰一切和不自由的条件下。20世纪，有精神病的希特勒支持种族理论以及其他非科学理论，斯大林也支持过李森科以及否定遗传学。多数苏联生物学家因反对李森科而遭到镇压，有的被撤职，有的被逮捕（尼·伊·瓦维洛夫的悲惨命运就是最显著的例子）……无可否认，如今我们的科学太自由了。谁也不能命令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甚至社会学家应该坚

---

<sup>①</sup> 托马斯·托尔克马达（1420—1498）：西班牙宗教法庭的奠基人，第一任大所长。1420年生于巴利亚多利的一个基督教教廷，其刑罚极其残酷。——译者注